

卢氏：千年古县的根脉与守望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刻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提供了根本遵循，也为深入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指明了前进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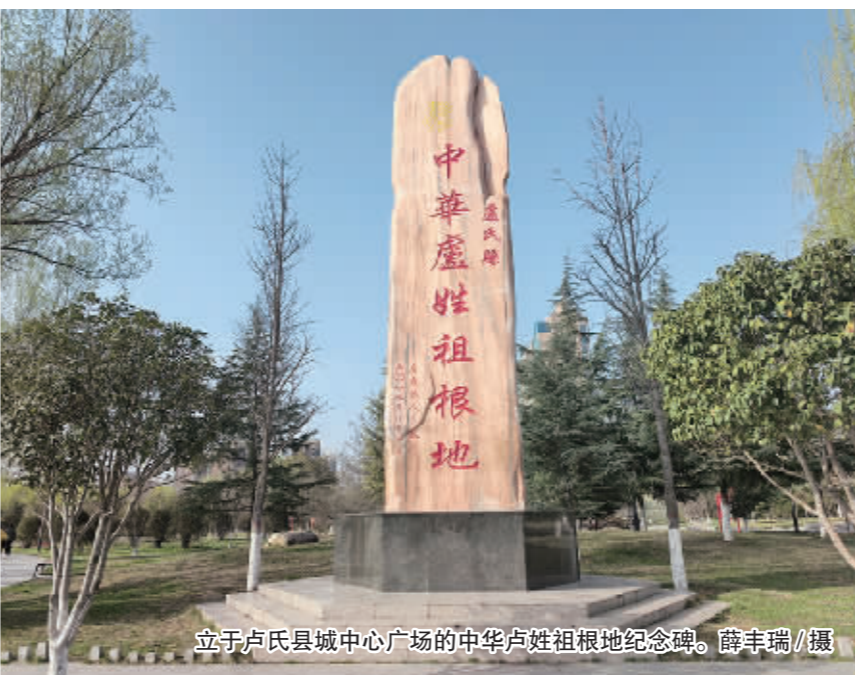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实施，不仅依赖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与核心区域的考古发现，更有赖于广大县域基层基于自身丰厚历史文化资源的实证性研究与系统性阐释。在这一宏大格局中，河南省卢氏县以其独特而连续的文化序列、关键性的考古发现与清晰的文化标识，主动融入国家大局，展现了深化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的基层担当。

卢氏县地处河南西部，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是河南省面积最大的县。县城位于秦岭东端余脉崤山、熊耳山、伏牛山的簇拥之中，洛河穿城而过。清光绪版《卢氏县志》以县令郭光澍“城高池深，山川明秀，众多大邑！城踞万山之内，四面层峦叠嶂、冈岭如环，一川洛水缭绕云中，来无端而去无边，风景犹是”的生动笔触，描绘出这片土地上山水交融的壮美图景。这不仅 是地理风貌的写照，更隐喻着其作为文明交汇要地的历史地位。尤为重要的是，卢氏县不仅是全国唯一有化石实物可考的“人猿相揖别”之地，更以其完整连续的文化序列，成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不可或缺的关键地区。从距今约4000万年的“卢氏耐猴”——国内发现年代最久远的原始灵长类动物化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发现的恐龙蛋化石群，再到距今约十万年前的“卢氏智人”头骨化石，这些重大发现串联起从远古哺乳动物到人类出现的相对清晰的演化链条。同时，境内分布的63处古文化遗址与22处古生物化石点，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史前遗址层层叠压、脉络清晰，确证本地文明起源至少可上溯至五千年以前。洛河卢氏全境蜿蜒113公里，如同一条文化纽带，将卢氏与千年古都洛阳紧密相连，使其天然成为“河洛文化”的中心区域。

卢氏县近年来自觉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依托得天独厚的文物资源与科学严谨的学术考证，系统梳理并实证了“战国置县”“卢姓祖地”“扁鹊故里”三大核心文化标识，构筑起支撑县域发展的深层精神内核，实现了从文化自觉到发展自信的跨越，为宏观层面的中华文明起源叙事提供了扎实、鲜活而富有说服力的基层样本。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于元末明初、河南省保存最为完好的县级城隍庙——卢氏县城隍庙一角。张海军/摄



立于卢氏县城中心广场的中华卢姓祖根地纪念碑。薛丰瑞/摄

战国置县：铭于金石的治理足迹

郡县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国家治理结构，其确立与发展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度的成熟，奠定了大一统国家的基石。对卢氏建县史的精准考证，不仅关乎一域之史实澄清，更是洞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变的重要窗口。

文物互证，夯实历史断代根基。历史研究，重证据链。近年来，卢氏县通过组织权威专家学者进行严谨考辨，提出了关于卢氏建县史的新结论：卢氏县最初设于战国时期韩宣王七年（公元前319年），隶属三川郡；至秦庄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秦国攻占该地区后，沿袭旧制，重置三川郡并保留卢氏县建制。这一论断将卢氏有明确行政建制的历史大幅前推，填补了中原地区早期行政建制研究的空白。核心证据来源于两件关键文物与文献的完美契合。一是战国“七年卢氏令戈”。20世纪80年代四川荣经出土的青铜戈上镌刻铭文“七年卢氏令韩岁，厥工师司马慈荪”，经考古学家鉴定为战国时期韩国兵器。“七年”即韩宣王七年，“卢氏令”为当时县级行政长官职衔，确证卢氏县已作为行政实体纳入韩国郡县体系。二是秦代“卢氏丞印”封泥。20世纪90年代西安出土的秦代封泥中，“卢氏丞印”赫然在列。“丞”为县丞，系县令的副职。丞印作为秦汉时期

官方公文往来封印凭证，其权威性毋庸置疑，表明秦代卢氏县建制完整。这两件文物与《史记·秦本纪》等相关记载相互印证，形成了“战国始置—秦代承袭”的完整证据闭环，有力推翻了此前关于卢氏建县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的传统认知。

值得强调的是，卢氏之名的渊源远比战国更为古老。卢氏县文物库房与三门峡市博物馆收藏的春秋时期“空首布”钱币，其上已有铭文“卢氏”二字；《古本竹书记年》中“晋出公十九年（公元前456年），韩庞取卢氏城”的记载与此文物相互印证，将“卢氏”地名的可信史上溯至春秋时期。而《史记·周本纪》更记载，商末牧野之战中，参与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即有“卢”国，表明至迟在商周之际，“卢”作为方国已然存在。地名考证亦显示，“卢氏”县名可能来源于远古部落“尊卢氏”，该部落的最大贡献之一即是发明了“廬”（饭器）。据此推测，“卢氏”作为一个重要的地域名称，其雏形可能在西周初年随着方国弱化、以民代国的历史进程中就已出现，源流已逾三千年。

地理形胜，阐释置县历史必然。卢氏地处洛水上游，扼秦楚交通要道，战略地位显著。从郡县制起源的宏观视角

□胡志权

看，春秋战国时期，卢氏地区经历了由“独立方国—附庸国—属地—郡县”的演变过程，折射出中国早期行政区划的发展脉络。郡县制的核心在于打破血缘分封，以地域划分强化中央集权。韩国为应对强邻环伺，在三川要地设郡置县，卢氏因其“扼洛水、控通道”的地理格局，成为巩固边防、强化统治的重要支点。《史记》等文献记载的秦韩争霸背景，与此地理格局高度吻合，揭示了在此设县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因地制宜”政治智慧的体现。

古今相鉴，赋能当代县域治理。“战国置县”的历史，不仅是辉煌的过去，更是宝贵的镜鉴。郡县制所蕴含的“分级管理”“因地制宜”等治理理念，与今天我们推进县域治理现代化、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深度契合。作为郡县制的早期实践地，卢氏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治理智慧，将其创造性运用于现代产业布局、基层社会治理之中，努力实现“以古鉴今、古为今用”。将卢氏建县史上溯至战国，并与更为久远的“卢姓祖地”“扁鹊故里”文化标识深度融合，极大地增强了全县人民的文化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为县域发展注入了深沉而持久的文化动能。

卢姓祖地：跨越千年的血脉印记

姓氏文化是中华文明独有的文化现象，是维系血缘认同、凝聚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卢氏作为中华古老姓氏之一，其祖根地的探寻与认定，是一项严谨的学术课题，更是一项连接历史与当下、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文化工程。2019年，经河南省姓氏祖地与名人里籍研究认定中心组织权威专家严格评审，正式宣布河南省卢氏县为中华卢姓祖根地。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认定，是基于考古实证、文献印证与地名溯源三大证据体系的坚实支撑。

考古实证，勾勒文明演进序列。卢氏县所在的洛河流域，保存了极为完整的历史文化序列，为卢姓起源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考古学与人类学证据链。首先，境内发现的40余处化石点构成了完整的古生物演化谱系，其中“卢氏智人”头骨和牙齿化石的发现，证实了早期人类在此地的繁衍生息。其次，新石器时代的祁寸湾遗址发掘出大型房基、碳化谷物、精美陶器及墓葬群，展现了较高的社会组织程度和发达的农耕文明，出土的陶器纹饰与形制和文献记载的炎帝神农氏时期相吻合，表明这里是“参卢氏”生产生活的核心区域。再次，商周时期的卢氏古城墙遗址、卢君冢等遗迹的发现，与甲骨文中“卢方”的记载相呼应，进一步

揭示了该地区在先秦时期作为方国文明中心的重要地位。这些密集分布的遗址点，清晰地勾勒出卢姓先民在此地繁衍生息、创造辉煌文明的连续轨迹。

文献印证，梳理卢姓源流脉络。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交相辉映，共同勾勒出卢姓族系的历史脉络。《庄子·祛箴》将“尊卢氏”列为上古部落首领。关于“参卢氏”的记载中，与祁寸湾遗址的考古发现高度契合。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卢方”“卢伯”的铭文，以及《尚书·牧誓》中卢国参与伐纣的史实，共同证实了卢方国在商周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古文字学研究为“卢”姓起源提供了另一视角：“卢”字甲骨文形似炉架，本义为“炉”，后因燃火焰熏引伸出“黑”意，亦作祭名。西周初期，其字形上增添了虎形字符，或与周文王伐灭崇侯虎的历史事件相关，暗示了部族迁徙与文化融合的可能。战国“卢氏令戈”与秦代“卢氏丞印”则从行政建制角度，印证了“卢”地历史的连续性。文献体系清晰地展现了从“尊卢氏”到“参卢氏”，再到商周“卢方国”，直至战国秦汉以“卢氏”为名的行政建制的演变过程。

地名溯源，承载文化记忆密码。地名体系作为文化记

扁鹊故里：辉映千秋的医道曙光

中医学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医药发展，强调要“切实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考证并弘扬卢氏作为“扁鹊故里”的历史文化，正是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的具体行动。

文献辨析，厘清“卢医”历史渊源。根据《卢氏县志》《重修大明寺碑》及《卢氏古县索引》等文献记载，上古时期神农氏后裔、古卢国名医扁鹊，因医术高超被称为“卢医”。文献明确指出，此“扁鹊”较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秦越人更早，乃是“扁鹊”名号的早期渊源。《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载：“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说明轩辕时期古卢国扁鹊医术精湛，后人用“扁鹊”借指对医术卓绝者的尊称。“卢医扁鹊”的记载，与“乃扁鹊降升之地”的表述，共同奠定了卢氏作为扁鹊文化重要起源地的历史地位。据相关研究，扁鹊为炎帝神农氏后裔，榆罔之后世孙，降生于古卢国，世代传承神农医术。

遗迹遍布，印证医事活动传承。卢氏境内现存扁鹊祠、扁鹊山、扁鹊井、卢医祖庙遗址等20余处与扁鹊相关的历史遗迹，构成了扁鹊文化的物质空间网络。位于卢氏县文峪乡伏虎山腰的扁鹊洞，在清光绪版《卢氏县志·古迹寺庙篇》中有明确记载，今仍依稀可见“五运六气图”石刻残迹，印证其“观天象、察地理”的医学思想。卢氏县东明镇祁寸湾村古城墙以东的丛林中，青岩石覆盖的扁鹊井被悉心保护，扁鹊井药泉喷涌消疫救灾的故事为当地村民世代相传。位于卢氏古城东街的“卢医



卢氏县祁寸湾村残存的炎帝时期古国城池夯土城墙。郭文美/摄



炎黄时期，炎帝榆罔降封于卢氏祁寸湾，建立了卢氏古城。董一儒/摄

文化赋能：古县新生的振兴之路

“战国置县”的行政建制智慧、“卢姓祖地”的血脉根系力量、“扁鹊故里”的医药文明之光，三者交织融汇，共同构成了卢氏独特而厚重的文化底蕴，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所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这不仅是卢氏的历史荣光，更是其砥砺前行力量源泉。当前，卢氏县正处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深刻认识到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是县域发展的突出优势和最可持续发展的竞争力，并以此为核心，多维度推动文化赋能县域发展。

以文铸魂，强化思想引领。卢氏县持续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基层实践引向深入，通过成立历史文化研究会，汇聚专家学者，对卢氏县的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梳理，加强对三大文化标识的研究、阐释与宣传，廓清历史迷雾，挖掘文化内涵，使其成为凝聚人心、鼓舞斗志的强大精神力量，为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保障和精神支撑。

以文兴业，赋能经济发展。卢氏县强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依托“三千年古县”名片，打造精品文化旅游线路和业态。以“卢姓祖根地”为纽带，举办卢姓宗亲文化交流活动，吸引海内外卢姓代表，促进文化交流和旅游发展。以“扁鹊故里”为品牌，开发中医药文化旅游项目。同时，大力发展“中医药+”产业，延伸康养产业链条，结合扁鹊文化和中医养生理念，打造中医药康养基地，将文化优势转化为大健康产业的发展优势。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中，打好

“文化牌”，提升卢氏的知名度和吸引力。

以文塑城，提升城乡品质。在城乡规划和建设中，卢氏县更加注重融入历史文脉，保护修复历史遗迹，保留城市文化记忆。将文化元素植入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有底蕴、有特色、有温度的美丽卢氏。让市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更能随时随地感受到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实现历史文化保护与城乡风貌提升的有机统一。

以文育人，淳化社会民风。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宣传教育，讲好卢氏的“置县故事”“根亲故事”“医者仁心故事”，引导广大群众增强家国情怀、乡土情感。弘扬扁鹊“济世救人”精神，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为县域治理现代化营造良好社会氛围。通过民俗活动的传承与创新，使优秀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焕发活力，成为社会治理的柔性力量。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卢氏县以三大文化标识的实证与研究为基石，完成了从深厚历史底蕴到坚定文化自信、从自觉文化传承到自觉发展担当的深刻转变，也充分彰显了县级区域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程中不可替代的担当与力量。展望未来，卢氏县将继续以更加坚定的文化自信、更加昂扬的奋斗姿态，守护好、传承好、发展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将历史长河的馈赠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通过持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在基层的实践探索，不断丰富文化内涵，提升文化品质，以文化的繁荣兴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贡献更加坚实而富有特色的卢氏力量。